



## 1

现在想想,麦歌应是见过嘉仪的。

那日,午档收市,人昏昏,餐厅里只剩两桌客人,一桌是吃完饭后,舍不得走,四个男人坐一桌吹水(粤语俗语,指闲聊),白话夹杂着普通话,听不太懂。另一桌是一对小情侣,贴坐着,要了一份下午茶套餐,鸳鸯配多士,坐了个把钟头,鸳鸯饮了半杯,多士一口未动。麦歌拖完地,去后厨帮刘姨洗碗。刘姨这几天腰椎不舒,身都直不起,想去医院看看,嫌贵,喊麦歌帮她刮痧,麦歌不会,只能帮忙洗碗。再出来时,四个吹水男人已经离开,小情侣正在亲亲。麦歌把头偏去另一边,不想看。也是这个时候,门口出现一个女人,三十来岁,头发柔顺,皮肤白皙,衬衫搭着牛仔裙,细看更加精致,不似附近街坊,更不是城中村的人。

麦歌不情愿地支起脑袋:“现在只有下午茶哦。”

“我不是来吃饭的。”女人摆手,人是拘谨的,甚至不敢同麦歌对视。

麦歌以为她借厕所,指了指方向。女人未动,依然站在门口。这就奇怪了,麦歌无奈地走到女人身边,明显看出女人松了口气,小声询问店长在不在。声音很小,如同一根细线被拨动。麦歌闻到女人身上的香水味,一种花香,无法准确描述。

“她不在,下午五时才来店里。”麦歌答道。“这样啊……”女人有些失望,嘴唇嚅动了几下,最终未出声。

“你是要订团餐吗?”麦歌从咨客台上拿了一张店长的名片递过去:“你可以直接打上面的电话,最少提前三天预订。”

女人“嗯”了一声,双手接过名片,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眼,就把名片塞进手提包里。卡其色的包,看上去质地很好。那日是周五,还是周六?忘了,每日见太多人,不会刻意留意一个未用餐的人,麦歌也没想过同嘉仪再见面。后来晚市开档,比白天更忙,更加不会记人了。

十来张桌子,就麦歌和阿彪两个人看着,脚底冒烟。本来店里还有一个小妹,上个星期失手打烂了一个杯子,店长罚了她十块钱,第二日就辞职不干。店长贴出招聘广告,可惜闲的人多,来面试的人少。后面是城中村,布料加工坊一个月五六千元,还包食宿,年轻人有的是力气,看不上端盘倒水的事。

麦歌同店长说,要不多给她一份工资,她可以一个人顶两个人用。店长笑道:“你男朋友命好,还有人养。”半开玩笑半认真。麦歌晓得店长在取笑她,便不敢再问了。过会儿,店长也觉得讲多了,用胳膊肘轻撞了麦歌一下,“讲笑啦!”麦歌撇嘴,走开了。

恼什么?路是自己选的。

一个月工资不到四千元,房租八百块,水电

杂费一百元,再给奶奶寄一千元。奶奶每个月都要买降高血压的药,这钱她和姐姐一人一半。剩下的,按理说够她存了——花不完的,餐厅还包两餐,钱还有存,可是呀,她谈恋爱了。

老乡介绍的,对方是一个大学生。大学生噢,听上去猴赛雷!刚认识华威的时候,他还在附近一家物流公司做事,工资只比他多一点,但人家坐办公室,还是比他强。华威就提议住在一起,两个人在城中村租了一间屋,一开始房租还是华威出,后来华威辞职,说是要考公,交房租的事就落在麦歌身上。一份工资养两个人,本来就难,华威开销又大,除去吃喝,两日都要吃两杯咖啡,速溶的瞧不上,还要现磨咖啡。麦歌算账:便利

里不好偷吃,人多,大厨骂人都不带停顿的,不敢惹。斩料师傅好说话,做事慢手慢脚,趁人不注意,把边角料扣拢在一个碟子里,打包回去做宵夜。阿彪瞪眼,一眼就发现了斩料师傅藏肉之处,偷吃了好几回。斩料师傅怕他跟店长告状,索性跟阿彪商量,让他每次只吃两块,剩下的不要动。阿彪点头。

今日剩的是烧鹅,阿彪吃一块烧鹅,留一块给麦歌。

“我不吃,你没洗手。”麦歌嘴一撇。

“我用叉子吃的!”阿彪把烧鹅递去麦歌嘴边,麦歌左右看看无人,迅速咬下烧鹅,咸甜裹着肉香,饥饿感被稀释。阿彪又讲:“叉子上有我的口水,我们算亲嘴了。”

“痴线!”麦歌学着白话骂人。阿彪不恼,笑眯眯的,吃完烧鹅就去端菜。阿彪力气大,一张案板上可以放六盘炒牛河,稳稳当当。只是他不爱对客户人笑,菜送上来,人就转身,连菜名都不报。有客人投诉阿彪:“我欠了你钱吗?”阿彪权当没听见,他是潮汕人,本来就不讲白话,他的白话是来广州后学的。店长说过他几次,他也不当回事。店里还没招到人,店长不敢开除他。

门外,店长喊麦歌:“麦歌,华威来了!”

麦歌“哦”了一声,人却还停留在店内。阿彪见状,不怀好意地凑近:“麦歌,你家软饭男来找你了,还出去不?”

麦歌把抹布扔过去,直接甩在阿彪脸上,这次真的生气了。走到门口,店长用下巴指了指椅子上的华威,麦歌的脸耷拉下来。店长看出端倪,轻叹了口气。

“找我干吗?”麦歌问道。

“你怎么才出来?”华威语气也不妙。麦歌不解释,重复那句找她何事。华威便把手机揣回裤兜,头偏向一边,低声讲让麦歌转过两百块钱。

麦歌不想给。华威立刻扭过头,想同麦歌对视。他与麦歌一般高,但因麦歌站在阶梯上,导致他只能用一种仰视的方式。麦歌也觉得别扭,偏偏心里有气,就是不愿下来。

“你什么意思?”华威问道,边说边从麦歌裤兜里摸手机,拉扯数次,最终华威成功夺到手机。

他知道麦歌的锁屏密码,那是他的生日,理所应当,他觉得这台手机也应该对他敞开。转账两百元,华威又点开他的微信确认收款。

微信最前面有个小猫头像的人,直直告诉麦歌,应该是一个女人。

麦歌没有见过华威的朋友,华威出去玩也不会带上麦歌,华威说他聊的东西太复杂,麦歌听不懂。麦歌猜测华威是在嫌弃她不是大学生,那又如何?赚到钱才是真本事。

麦歌问华威今晚几点回来,华威说约了朋友打机(粤语意为打游戏)。麦歌还想问华威小猫头像的事,华威走得急,没有给麦歌说这句话的机会。

## 3

又过了几日,店里终于招到一个小妹。

“年龄大了一点,不过不要紧,肯做事就行。”店长小声地跟麦歌说,言下之意,让麦歌多带带新来的。麦歌歪着头,先是瞧见女人的背影,待到女人转身——这不是那日来找店长的女人吗?

“嘉仪,这是麦歌,你有什么不懂的,可以问她。”店长跟麦歌介绍嘉仪。原来她叫嘉仪。嘉仪朝麦歌微微一笑,今日她没有化妆,头发梳成马尾,再加上换了工装,没了那日的富贵。麦歌也不多问,教嘉仪倒茶水:“客人一落座,你就把茶杯摆正,茶水不要倒满,三分之二即可。”嘉仪一一记下。

本以为还需调教几日,没想到嘉仪上手极快,不但学会倒茶,还会应付客人。客人催菜骂人,嘉仪不恼,语气平缓地劝:“我们都是现炒的,不是预制菜,慢是慢点,保证好吃。”客人觉得有道理,人也不急了。这边安抚好客人,那边赶紧去后厨催菜,见阿彪在抽烟,嘉仪眉头一皱,呵斥道:“阿彪,不要在后厨抽烟,万一烟灰掉进菜里,客人会投诉的。”

“我天天抽,也没见有人投诉我。”阿彪嘴上不理,人还是怕,叼着烟溜进厕所,出来的时候照样不洗手,嘉仪又抓住阿彪:“靓仔,你要洗手啊!”

“你有病啊!”阿彪扭过头,瞪着嘉仪。嘉仪不怕阿彪,坚持让他洗手。阿彪被嘉仪逼得没有办法,只好去洗手台搓手。嘉仪还是不满意:“靓仔,手背也要搓。”

阿彪悄悄跟麦歌说,嘉仪不会是老板插在店里的眼线吧?麦歌窃笑。从这点来看,她还挺喜欢嘉仪。吃饭的时候,麦歌专门坐到嘉仪身边,吃完饭两个人交换了微信,等到麦歌回到出租屋,她点开嘉仪的微信朋友圈,发现嘉仪把自己屏蔽了。

华威还没有回家,麦歌给华威打电话,拨过去后,提示手机关机。关机是常态。麦歌暗自叹气,一个人躺在床上,想起华威刚辞职时跟她说过的一句话:等他考上公务员,一定好好报答麦歌——怎么报答?还她钱?还是和她结婚?麦歌不想问,也懒得问,他们俩已经在在一起两年,左手摸右手,过年到现在都没有亲过嘴……睡不着,辗转反侧,屋外下起大雨,把雨棚打得噼里啪啦作响,终于有一丝凉意进来了。

## 4

嘉仪来店后,麦歌轻松许多,午市收档到晚上开档,基本上都是嘉仪一人在看。那日下午四点,店里来了四个带孩子的女人,为首的女人看了一眼环境,同旁边的女人说要不要换一家:“这里好像不太干净。”

“放心,我们店开了七年,都是做街坊生意的。”店长听闻赶紧起身,引着这群人进店。孩子们已经坐下,店长把电视调成动画片,几张小脸齐齐扬起。店长喊嘉仪倒茶,嘉仪不在,又喊阿彪,阿彪也不出声,在后厨帮忙洗碗的麦歌听见店长的喊声,急忙走了出来——喂,嘉仪去哪儿了?不管了,先应付客人,四个大人,六个小孩,点了将近四百块钱的下午茶,店长的眼睛眯成了。

客人讲究,吃饭之前要洗手,厕所门敲不开,女人喊店长:“怎么回事,门都不开!”

店长猜测是阿彪在里头抽烟,赶紧上前拍门:“阿彪,你在里面吗?”

我们这里的方言,把宴席叫作席面。小时候,一直不知道“席面”两个字咋写,是“喜面”,还是“席面”?以前总觉得是“喜面”,因为结婚或生孩子都是欢喜的,后来跟着大人去参加葬礼,也说是去吃席面。这才觉得不是“喜面”,而应该是“席面”。席面做得好,去的人就多,参加的人数越多,说明主家的人缘越好,主家就会有面子;席面若做得差,去的人少,冷冷清清,主家就会感觉没面子。所以每当家有大事,主家就会请大厨,这时我和父亲就骑着三轮车上场了。

父亲人称马大厨,马师傅,曾在我们这里有名的“四海春”酒店掌过大勺,豫菜做得可谓独领风骚。父亲并没有受过专业厨师培训,但人绝顶聪明,凡见过或吃过一次的美食他都忘不了,或记住了那美食的味道,或记住了做法,见到一个新菜样,就会有一个新菜谱。父亲常跟我说,席面要色香味俱佳,其中也要有一点天分的,不能全靠技术,就像庖丁解牛一样,不仅是技艺,更是近乎于道的悟性。

那时我尚小,母亲怀着弟弟,挺着大肚子。父亲每次做席面都要拉着锅碗瓢盆,同时还要拉着我,我坐在盆盆罐罐中间,也成了叮当作响的一部分。

我们爷俩走进鞭炮声中,车轮碾过满地鲜红的碎屑,父亲就进了临时搭建的大棚。墙上贴着父亲用毛笔写的菜谱,父亲的小楷雅洁生动,加上诱人的菜名,读后令人垂涎欲滴。黄泥火炉是头天盘好的,里边放了劈柴、大炭,噼噼啪啪的响声热烈,火焰冲天。这时,我就喜欢凑过去看热闹,额头被映得滚烫,小脸像苹果。父亲会找个偏僻的角落,让我安生地坐在那里,他独自忙活。

办婚礼席面,头天下午“捞束”最为关键。父亲把该蒸的米粉肉、黄焖鸡、健胃肉、小酥肉提前蒸熟,放在蒸笼里。这时他就开始重新再蒸第二遍,四大碗蒸菜全都酥烂,连鸡的骨头都能嚼碎,我站在一旁看着,蒸肉下面有衬底,红艳艳的内下边亮出的就是油炸过的红薯条,与肉一个颜色,这是为了给主家节省主材,也是为了调节节奏的搭配和口感。大蒸锅层层叠叠盖了好几摞,那从蒸笼里升腾出的烟雾热气腾腾,满是人间的烟火。

我们这个地方红白事流行上“流水席”,汤汤水水吃了可得劲儿,而且待客方式也是一地一风俗,老家是娶亲走时就开始待客,娶来媳妇待二茬,接着第三茬,一直往后接。我特别喜欢看这样的场景,人走了一茬又来一茬,人人吃得容光焕发,鼻尖上跳动着油光可鉴的喜悦。吃席中间那种摇胳膊挽袖子,掂脚尖、大呼小叫,都是大快朵颐的满足感、幸福感,是一家人、亲朋好友乃至全村人的满足感、幸福感。小孩子们更是在院子里来回地奔跑,一会儿跑爹妈跟前吃口东西,一会儿喝口饮料,转眼又跑不见影儿了。

外面热闹喧天,席面热闹喧天,父亲则在大棚里紧张有序地劳作着。席面过半,父

“我在这啊!”阿彪从吧台里探出头,刚睡醒,头发如草窝。

不是阿彪,那是谁在厕所里?

厕所门打不开,店长只好让女人去隔壁超市上厕所。待到女人走远,厕所门打开一条缝,嘉仪从里面探出头。

“嘉仪,你躲在里面做什么呀?”麦歌一发声,嘉仪吓得一哆嗦,做了一个小声的手势:“千万别说我在这里做事。”

麦歌觉得莫名其妙,又不好细问。花生酱多士做好,麦歌急忙端出去,女人们呵斥孩子们不要乱动,等大人切开始再吃。一个孩子急,自己拿叉子叉面包,结果叉子掉到地上,挨了一顿骂。女人喊麦歌再多拿一把叉子,麦歌正在做奶茶,让女人等一会儿,哪知孩子闹得厉害,女人只好自己去拿。瞧见一个背影,好像一个熟人,女人喊了一声:“嘉仪?”

嘉仪不敢回头,迅速往后厨里跑。女人越发好奇,索性跟过去,麦歌见状急忙追上去,拦住女人:“不好意思,这里是厨房,不能进去的。”

“那个人是不是蓝嘉仪?她在你们这里做事?”女人问。

麦歌想起刚才嘉仪说的话,摇摇头:“我们这里没这个人。”

女人不死心,掂起脚尖往里望,望不出所以然,悻悻地回到座位。

“你们猜我刚才看见谁?”“谁啊?”“嘉仪啊!”“哪个嘉仪?”“你认识几个嘉仪啊!”女人反问道。旁边的女人立刻领悟:“蓝嘉仪!她老公是不是坐牢了?不过听说给她留了两间屋,卖掉一套,完全可以够她和儿子生活啊。”

“她儿子读的那个学校,一年学费二十万元,还要吃啊穿啊住啊,肯定不够花的。”有人解释。

“我听说她老公把另一套屋给了小三。”有人补充。

“我也听说了,小三怀孕了,生的也是儿子,她老公是潮汕人,肯定一个儿子一间屋。”另外一个人继续补充。

说到这里,一桌女人都叹了口气。没多久,这桌喊买单,麦歌提醒她们,还有一碟炒面没上,为首的女人摆手:“算了,不要了。”

## 5

总是要给个解释吧,麦歌觉得。可是过了几天,嘉仪一直不提那件事,麦歌也不好问,表现在行为上,似乎有意疏远嘉仪。嘉仪有些紧张,下班的时分主动等麦歌一块走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?”麦歌索性把话挑开。“我老公出了事,要去坐三年牢。”

“什么事?”

“不知道,他什么都不同我讲,我也是从律师那里才知道。他外头还有一个女人,去年开庭的时候,那女人大着肚子,估计现在生了。”“那你现在靠什么生活?”麦歌突然有些同情嘉仪。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,麦歌在心里跟自己说。本版题图 张宇尘

## 等雨落

李敏航



店一杯咖啡最低也要九块,一天十八块,一个月算下来也得五六百……扯远了,广州无秋,九月的日子是煎熬,人如同蒸笼里的物件,一丝风都祈求不到,都在等一场大雨。

## 2

厕所门推不开,不用想,肯定是阿彪在里头抽烟。

拳头砸上去——“快出来啊,今晚好多人。”捶了四五次,终于响起马桶抽水声。门打开,阿彪叼着烟,边走边拉裤子拉链。麦歌背过去,不想看,阿彪对着她耳根吐出一口烟:“急什么,尿拉了一半。”

“小心店长扣你钱。”麦歌刺他一眼。

“她算个屁!”阿彪猛吸一口,转身把烟扔进马桶里,手也不洗,走去窗口端菜,大拇指伸进碗里,无人察觉。客人要柠檬可乐加冰,催了几遍,不见过去,客人就开始骂人。骂也无用,店里只有两个人跑堂,水吧无人看管。麦歌收完另外一桌的钱,这才赶去吧台做饮料:三片柠檬半杯冰,一罐可乐倒半罐,还剩下一些。麦歌蹲下,躲过摄像头,把剩下的可乐一饮而尽,喝得太急,一团气堵在胸口,拼命捶打,这才打出一个嗝,半条命差点废掉。她缓缓起身,端起柠檬可乐走出去,听见隔壁桌又喊“靓女收骨碟啊”,先应了一声,想喊阿彪帮忙,寻不见人,恼火起来,加上肚饿,发出“咕咕”声——抬头看了一下钟,原来过了八点。

刚开始上班的时候,麦歌胆子小,不敢偷吃,后来见到阿彪做过几回,有样学样。大厨那

没下口,扔掉又舍不得。

待到晚上,我们一同散步时,奶奶反复地问:“今早的蟹黄饺子好不好吃?”

我只能讷讷地点头。她就仿佛得了莫大的表扬,愉快地拉着我的袖子朝江边走去。大街上的人行横道与江边小径隔着好些平台,每个平台间隔着好多阶梯,要下到临江的路上去,需要穿过一层又一层平台,走过几百个阶梯。奶奶腿脚不好,走路时稍稍颠簸一下就疼得厉害,我本想想劝阻她的,奈何她有兴致,说江边空气好,非要下去。她掀了下松软的羊绒帽子,替我挽了挽马甲,牵着我慢慢挪到阶梯底,试探着向下迈步子,猫着腰,慢着手,万分艰难的模样。

月亮高高悬在天上,月光像滔滔的河水,冲掉阴影漏在奶奶身上的沙,让她露出如孩童般蹒跚的步伐。奶奶牵着我慢慢走在江堤上,她抬头看了眼泛着淡淡微黄的月,给我讲起了故事:

“我们乡里有个传说,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时曾虔诚拜月,长大后,以超群品德入宫,但未被宠幸。某年八月十五赏月,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,觉得她美丽出众,后立她为王后,中秋拜月由此而来。月中嫦娥,以美貌著称,故少女拜月,愿‘貌似嫦娥,面如皓月’。所以年轻那会儿,我们一群小姑娘都会聚在一起拜月,为求得美丽容貌和如意郎君。月亮在我们心里是神圣的,不可冒犯的存在,也就有了不能指月的习惯。”

奶奶的回忆很缓,像一只随着水波随遇而安的小船,在我的心海间飘荡。我默不作声,心中对月的惧怕似乎减弱了一点。

小道越走越窄,人潮越来越拥挤,空气中飘荡起一缕缕萝卜饺子的香味。到岩壁拐角处,奶奶对我说:“你就站在这块石头上边,可以看得见我。不要乱走,我给你买去。”

拐弯那头是暖烘烘的油锅,周围守着一群顾客。奶奶从最外围慢慢到了里圈,月亮越来越亮,冷白的光落在她手上,她把双手交叠在一起,轻轻搓磨着,抵御寒凉的侵蚀。

小贩推着纸皮袋子,从沥油架上夹住一只萝卜饺子,要往里面塞。奶奶说:“不要这个,重新炸一个吧。”老板说:“都新鲜着呢,重新炸浪费时间。”“没事,可以等的。”奶奶说。

我站在岩石上,看冷风吹起她的衣角,望了好久久,奶奶才端着纸袋子过来。她一把将萝卜饺子塞进我怀里,牵着我往回走,模样里带着一些轻快,仿佛上台阶也变得容易了。

后来,月光晃着时外溜走了。我去外地求学,奶奶留在家中。外面的世界没有萝卜饺子,没有蟹黄饺子,也没有她。唯一能寻到踪迹的,只有那清柔的月亮。它给每一个夜晚赋予生命,把孤独遣散,把温柔请来。月光流淌在崎岖的江滩上,唤醒了每一块岩石的记忆。它们想起了往日,那些被萝卜饺子香味陶醉的夜晚,被月光掌控的夜晚。

儿时对月亮的那点恐惧,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月光磨平。如今回忆起来,只记得晚风、月光和食物香气水汽交融的场景。满江的水都不会淹没这样的夜晚,月光掀开岩石,让剩下的纯白、炽热和温暖,在朝着我微笑。

## 月光

陆安宁



也是这样一个晚上,那时的伍家岗还 very 嘈杂,人们总会在晚饭后嚼着啦啦地说一堆囤话。我们喜欢傍晚一起散步,望一望那轮金黄的月,它一鼓作气拨开云层,凝视着大地。

第一次观望月亮的时候,我靠在奶奶怀里,手里拿着热乎乎的萝卜饺子,慢慢悠悠地啃。细碎的月光在纸质包装袋上回旋、疾驰,害得我看不清萝卜饺子的眉眼。

我讨厌如此暖昧的光亮,指着月亮问奶奶:“为什么这光这么暗呀?”

奶奶背倚着斑驳的树皮,坐在草地上,面前是又圆又大的砧板,砧板敷着干巴巴的白色“面膜”。奶奶把它们一张张取下,塞进馅儿,两手灵活地给它们折上花边,让它们长成白白胖胖的饺子。听见我的话,她手中的东西就被甩出去了,没成形的饺子慌慌张张地跌坐在泥土里。奶奶一手严严实实地贴上我的嘴,另一手动作敏捷地敲了一下我的脑袋说:“别指月亮,小心她晚上来割你的耳朵。”

我马上被驳住,耳根隐隐发痛,似乎已经流出血了。我一晚上都辗转难眠,生怕醒来后耳朵就没了,如此反复担心了好几个夜晚。

隔天早上,奶奶端来一大盗盘的蟹黄饺子。蟹黄饺子的美妙在于口感细腻,内馅鲜美、滑润,不似其他馅儿的发柴、发硬。油汪汪的蟹黄裹着软嫩的蟹肉,把单薄瘦小的皮儿撑得鼓鼓囊囊,用筷子轻戳,还会小幅度晃荡,如同饺子柔软的肚皮。捻起时,饺子头总容易戳破饺子皮儿,橙黄的蟹油猛地溢出来,只能抓紧把嘴凑上去。

从前我总难以拒绝这样的蟹黄饺子,那天却提不起胃口。只因饺子的外形酷似新月,想到月亮,我总会有镰刀架在耳郭上的危机感。于是一顿早饭吃得兴致勃勃,我没吃几口就撂下筷子,背上书包,仓皇地想要逃走。

奶奶试探性地抬起被我丢下的筷子,重新塞回我手里,眼里露出了刚刚的喜悦,劝我道:“再吃点吧,待会儿上课会饿的。”

我忙放下筷子,摇头说:“快迟到了。”

“我给你找个塑料袋,拿着在路上吃吧。”奶奶还是坚持,她的声音温柔而平缓,眉头不经意间已经成了一个“川”字,“川”里是让人难以忽视的失落和难过。

我难以拒绝,心里暗暗愧疚多事,可还是点了点头。她眼里又点进了光亮,她塑料碗的时候脚步带着雀跃,紧绷的肩也恣意起来。

我端着那碗蟹黄饺子,踉跄了一路,始终

## 流动的席面

马万里



这时,好多人都站起来了,等待着那红烧大鲤鱼。有小孩子前去打探,然后箭一般地冲回来,拿,鱼出锅了。有人赶紧挪盘子,还有人拿袖子把手桌上的油渍抹干净……父亲做的红烧鲤鱼那叫一绝。将一尺多长的活鲤鱼捧穿,开膛,去鳞,改刀,腌渍,放花生油炸至金黄,捞出控油。凉油,大火,冰糖熬汁,然后放鲤鱼,加作料,最后出锅,那翻炒炒,一如鲤鱼跳了龙门,那火焰在油锅里随鱼一起翻滚跳跃……

父亲也经常被请去做家宴。父亲做的醋溜白菜是小城一绝。前几天,我还碰见过过去的一个工友,他说小时候他家请客,请的大厨就是我父亲,十来个人坐一桌,你给我夹菜,我给你夹菜,遇着稀罕的美味都是相互谦让,他只记住了我父亲做的醋溜白菜。他说,你父亲绝对对身怀绝技,那刀功一流,火候更绝佳,烧出的醋溜白菜鲜嫩、白净、酸脆、爽口,再加上朝天吡的红辣椒点缀,那盘醋溜白菜如此之迷幻、如此之暗香浮动,让他们兄妹几个眼巴巴地盯着,待客人起身告辞,他们兄妹几个冲到桌前,他眼快手快,用手捂住那残余的醋溜白菜,狼吞虎咽,最后连菜汤都喝光了。

周末,我们家家有客来访,父亲就会卷袖下厨,一面剥葱切蒜,一面还陪客人聊天,更显热情、厚道和从容。因为有客,我们姊妹几个也跟着沾光,举起筷子,想怎么吃就怎么吃……直到今天,我还存着父亲用过的蓝围腰。那个蓝围腰不仅父亲用过,还裹过主家回礼的糖果,以及有红点点的喜馍馍,还有用绳穿起来的甜麻糖。能吃到如此美食,那可是我们小时候的福气,父亲营造的这个家可是我们的天堂。每当看到那个蓝围腰,那些曾经被它包裹过的好吃的东西,都会一次次勾起我舌尖上的抖颤。

情渐宽成衰晚。掐指算来,我的父亲已走了二十一年了,他做的菜肴只能留在我们的唇齿间,留在人们的回忆里。席面总有重开时,但我再也没有遇见过我父亲做的那种席面……席面是流动的,时间也是在流动的,社会也在流动中发展。如今,吃席面都是在大酒店,而曾经做得一桌好席面的父亲,却永远把自己生命的小船,停泊在一处寂静的港湾……

## 文艺周刊

第二九九七期

“和你一样啊,领工资生活。”嘉仪答道,说完又笑,“我儿子早就不在国际学校上学了,转去公立,不要学费。公立管得不,孩子比之前听话多了。”

麦歌不接话,她没孩子,不懂这些。麦歌住在城中村,嘉仪要往地铁站走,快分开的时候,嘉仪喊住麦歌:“麦歌,你还有什么兼职可以介绍给我做?”

“你缺钱吗?”麦歌问道。

“我儿子的钢琴课停了,我不想停他的足球课,他踢得挺好的。”

“我问问,明天上班告诉你。”

嘉仪点点头,她着急回家,儿子一个人在家写作业,得赶紧回家看看。麦歌穿过热闹的晚上十点,热热闹闹开始。麦歌穿过热闹的人群,她的出租屋离餐厅不远,走路只需十来分钟。

第二日,麦歌给嘉仪介绍了一份钟点工,工作内容很简单,推老人去外头晒太阳,要是下雨,就不用去,雇主会提前一晚告诉她。原来是刘姨在做,她腰间盘突出发作后,就辞了这份工,正好嘉仪搵工(找工作),顺水人情,让嘉仪去做。上午九点至十点,一小时四十块,不耽误来餐厅上班,嘉仪很是满意。

嘉仪送麦歌一些化妆品表达谢意。麦歌平时不化妆,把东西推回去。嘉仪故作生气:“你这么年轻,要多扮靓。”麦歌只好收下。午市收档,客人不多,嘉仪拿化妆品给麦歌化妆,刚化完,店长喊麦歌去送外卖,麦歌想把妆擦掉,嘉仪阻止:“打扮好看一点,会有好运气。”麦歌觉得有道理,挎着外套往外走。路过一家新开的咖啡店,落地玻璃可以当镜子照,麦歌喜滋滋地欣赏玻璃里的自己,哪知瞧见华威和一个女的坐在里头,两个人的脑袋挨在一起,桌面摆着两杯咖啡。一杯至少也要二十块钱吧,麦歌还没去过咖啡店。

麦歌想进去,腿有些抖,便在店旁边蹲下,又觉得形象不佳,站起来,走到马路对面,给华威打电话。华威走出来接电话,麦歌发现她在街对面,问华威在哪里,华威说在家复习,让麦歌别吵他。说完这句,华威挂掉电话,赶紧走回咖啡店。

麦歌有些想哭。

回到店里,本打算假若无事发生,阿彪却看出端倪,问她发生了什么事,麦歌不作声,眼泪却在掉,阿彪讲不出安慰的话,给麦歌转了两百块钱。麦歌不收,还骂阿彪“神经病”,阿彪呵呵地笑,说:“我就喜欢你骂我。这钱你拿去买东西吃吧。”

麦歌不点红包,眼泪掉得更多了。

店里来了客人,麦歌拿手背擦去眼泪,赶紧去侍客——居然是那日喝下午茶的女人,不过这次没有带孩子过来。嘉仪躲不上,面露尴尬,麦歌想把嘉仪换下,为首的女人却上前一步,一把拉过嘉仪:“嘉仪,你找到工作也不告诉我们姐妹一声,我们好来帮你。我们都羡慕你,再也不用跟老公要钱了。”

嘉仪先是一愣,随即笑了起来,把椅子拉开,招呼她们坐下,自己去倒茶。转身的时候,看见麦歌,两个人相视一笑。

“看吧,没什么大不了的,麦歌在心里跟自己说。本版题图 张宇尘